

精典文库 013 KCLASSICS

浮 现

Surfacing

Margaret Atwood

[加] 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 著 蒋立珠 译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浮 现

Surfacing

Margaret Atwood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浮现 / (加)阿特伍德著;蒋立珠译. -南京:南京大学出版社,2008.10

(精典文库·阿特伍德作品)

ISBN 978-7-305-05552-2

I. ①浮… II. ①阿…②蒋… III. 长篇小说-加拿大-现代 IV. 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44897 号

Surfacing by Margaret Atwood

Copyright © 1972 by Margaret Atwood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arlton Books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08 by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: 10-2008-007 号

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
社址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编 210093
网 址 <http://press.nju.edu.cn>
出版人 左 健

丛 书 名 精典文库·阿特伍德作品
书 名 浮现
著 者 (加)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
译 者 蒋立珠
责任编辑 沈卫娟 李钟梅

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
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×1230 1/32 印张 7.75 字数 155 千
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305-05552-2
定 价 18.00 元

发行热线 025-83594756

电子邮箱 sales@press.nju.edu.cn(销售部)
nupress1@publicl.ptt.js.cn(编辑部)

* 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*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,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所购
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

第一部

第一章

真是难以相信，我又回到了这条路上。道路蜿蜒曲折，绕过湖岸，岸边的白桦树就要死去，它们患上了从南方传染过来的什么树病。我注意到这里也有水上飞机可供出租了，可这个地方依然属于城市的一部分，它是城市的边缘。以前我们没有走过这么远。现在，这城市扩展了许多，还修了辅路，真是很了不起。

我从来都没把这里当作是城市，它只不过是我們路途中的第一个或最后一个小镇，这要看我们是继续前行还是掉头返回。低矮的房屋和棚户屋混杂一起，主街上有一家电影院，标牌上的红色字母“R”已然破损。有两家小饭馆出售同样灰黑色的牛排汉堡，上面涂着黑糊糊的肉汁和罐头豌豆，豌豆松软洁白，有如鱼的眼睛。它们还出售炸薯条，其边缘很容易让人看出是用猪油炸的。我母亲说过，你要是买份荷包蛋，只看蛋边就知道它新鲜不新鲜。

我出生以前，我哥哥有一次钻到一家饭馆的餐桌下面，把手伸到上菜女招待的大腿中间摸来摸去。当时还是战争时期，我哥哥没见过她穿的那种发亮的橘黄色人造纤维长筒袜，母亲从不穿这

种袜子。还有一年，我们光着脚跑过满是积雪的人行道，我们没穿鞋子，鞋子早在夏天就穿烂了。那时候，我们坐在汽车里，用毯子裹着脚，假装受了伤。我哥哥说，德国鬼子把我们的双脚给打飞了。

此时此刻，我却坐在另一辆车上，坐在大卫和安娜的车上。车的尾部向上凸起，车身贴有条纹的铬条，十年前就淘汰了的车型，看起来像个笨拙的怪物，大卫得把手伸到仪表盘下才能把车灯打开。大卫说他们买不起新车，这话倒未必尽然。我发现大卫车开的好极了，尽管如此，我还是把外侧的手握在车把手上，一是为了撑牢自己的身子，再就是发生紧急情况时我可以立刻从车上跳出去。以前我和他们一起乘坐过这辆车，但行驶在这条路上，情形好像有些不对头，不是他们三个有问题，就是我出了毛病。

行李和我都在后座上。乔，就像一件行李，坐在我身旁，他嘴里嚼着口香糖，还握着我的手，这样他就很容易打发掉时光。我注视着他的手：手掌宽大，手指短小但张弛有度。他正摆弄着我的金戒指，转过来转过去，这是他的习惯性动作。他的手是地地道道农民的手，而我却长着一双种田人的脚，这是安娜告诉我们的。眼下每个人都喜欢卖弄小魔术，安娜就常常在聚会上给人看手相，她说这样可以替代言语交流。在给我看手相时，她问我：“你是双胞胎吧？”我说不是。“你肯定？”她接着说，“因为你的一些手纹是双重的。”她用食指触摸着我的手纹，“你有个美好的童年，可后来竟长出了这条莫名其妙的断纹。”她皱了皱眉头，所以我只好对她说我就是想知道我能活多久，不必泄露其他的什么天机。她说乔的

手表明他是一个值得依赖的人，只是不太敏感。对此我置之一笑，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。

从侧面看，乔简直就是美国五分硬币上的水牛像，毛发浓密，鼻子塌矮，一双眯缝眼流露出愤愤不平和极其愚蠢的神态，就好像什么动物一样，曾经统治过地球而如今又面临灭顶之灾。他恰好也是这么看自己的：备受欺辱，怀才不遇，可暗自里，他奢望人们为他建造一座公园，比如一座鸟类禁猎区公园。两面的乔。

意识到我在注视他，乔松开我的手，吐出口香糖，用口香糖纸把它包好塞进烟灰缸里，然后双手抱起肩膀。这意味着我不该看他，于是我把头转过来注视前方。

行程的头几个小时，我们翻过牛群点缀的平缓山坡，穿过叶林和已经枯死的榆树林，又进入针叶林，驶过炸药炸开的路段——这里的石头都是粉红色和灰白色的花岗岩，路过那些看起来很容易坍塌的供旅行者憩息的小屋，上面挂着“通往北方”的木牌，至少四个小镇都挂有同样的牌子。“未来在北方”曾经是一句政治口号。我父亲听到这句话时，曾说道：北方，除了过去，什么都没有；即便有，也不值一提。现在，无论他在哪里，是死是活，没人知道，可他不再说那些警句格言了。我们的父辈不应该变老。我羡慕那些年幼就失去父母的人，他们的父母很容易被记起，他们的形象永久地存在人们的心中。我想我的情形也不会例外，即使我迟一些动身返回，我对父母的记忆还是一成不变的。我们的父辈是生活在另一时代的人群，他们只为自己的事情而忙碌，他们安全地躲在果冻一样半透明的墙壁后面，好似冰冻在冰川里的猛犸象。我应当做

的就是一旦准备好就立刻返回，可我推迟了行期，事情总是太多。

我们驱车驶过岔道，朝着美国人曾经挖的掩体方向开去。从这里看，那座掩体好似一座平静的山丘，上面覆盖着云杉原木，可树林中又粗又重的电线却泄露了它的秘密。我听说美国人早已离去，但这也许是个骗局，如此一来他们就可以无忧无虑地长期住下去了。将军们住在混凝土筑起的掩体内，普通士兵住在地下房屋里，那儿的灯光昼夜通明。我们无法走进去亲眼看一看，因为我们没有被邀请，但这座城市邀请了他们，他们滞留此地对当地的生意大有好处。他们很能喝酒。

“那地方是放火箭的地方，”我说。我本该说“曾经是”，但我并没有纠正。

大卫愤愤地骂道，“该死的法西斯蠢猪美国佬”，可他的口气听起来好似在评论天气。

安娜倒是一言不发。她把头靠在座位靠背上，车窗没有关严，钻进来的微风轻轻地将她的发梢吹起。刚开始她一直唱着《旭日之屋》和《丽丽·玛莲》这两首歌，一连唱了好几遍。她尽量把嗓音控制得低哑、深沉，可挤出来的声音却是沙沙的童音。大卫扭开收音机，什么也收不到，我们的位置正处在两家电台之间的盲区。这时，安娜哼唱起《圣路易的布鲁斯》，唱到一半，大卫吹起口哨来，于是她把嘴闭上了。她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最要好的女性朋友，我认识她有两个月了。

我向前倾了倾身子，对大卫说：“那个‘瓶屋’就在附近，再向前左转弯就到了。”他点了点头，放慢了车速。我对他们提到过这家

“瓶屋”，我想他们会有兴趣的。他们正拍摄一部片子，乔负责摄影，虽说他从未干过这行，可大卫说他们是新潮的文艺复兴多面手，一边干一边学，自己教会自己。拍电影大概是大卫的主意，他自称导演，花光了他们所有的存款。他要把他们所遇到的一切都拍下来，并把这一创意称作随意取样，这也是他们这部影片的名字：《随意样片》。他们拍完胶片后（胶片是他们唯一能够买得起的东西，摄影机是租来的），还要从头到尾再看一遍，然后再剪接这些镜头。

在大卫描述这部电影的拍摄计划时，我曾经问过他：“要是你不知道那是关于什么的主题，你怎么知道该拍些什么呢？”他用教导新手入门的眼神撇了撇我。“如果你事先就否定了你的想法，就像你现在这样，那你就什么也做不成。你需要做的，就是一往无前。”安娜正在炉灶旁往外舀着咖啡，说她所认识的人都在制作电影。大卫接着说没什么他妈的理由认定他就不能拍电影。安娜回答说：“对不起，你当然可以。”可背地里，她却对他们的做法大大地嘲弄了一番，说那是“任性的粉刺”。

那家“瓶屋”很特别，是用混凝土把饮料瓶子粘在一起建成的。它们瓶底朝外，绿色和褐色的瓶子锯齿状交错排列，就像学校老师教我们画的圆锥状帐篷上才有的图案。不仅如此，围绕房屋的围墙也是用瓶子砌成的，瓶子按字母顺序排列，于是褐色的瓶子就拼成了“瓶屋”。

“挺不错的。”大卫说。他们手提摄影机什么的从车上走下来，安娜和我也随后下了车。我俩伸了伸胳膊，安娜点燃一支烟。她

上身穿着一件紫色束腰外衣，下身是白色喇叭裤，裤子上沾有一块在车子上蹭的油污。我说她应该穿牛仔裤或类似的裤子，可她说牛仔裤使她显胖。

“上帝啊，是谁建造的呀？真是太绝了！”安娜赞叹不已。说实话，我对这个屋子倒没什么印象，我只知道它一直就在那儿。环绕四周的那片黑杉木杂生的沼泽地使它看起来更加不讨人喜欢，它有如一座荒诞的建筑物，是专门为某个古怪的流放者，或者像我父亲那样的一位自愿成为隐士的人建造的，因为只有这片沼泽地才能使他实现住在瓶子房屋里的终生梦想。围墙内是一块尚未修剪成形的草地，周边是橘黄色金盏花。

“太妙了，”大卫感慨地说道，“真带劲啊！”一边说一边拥抱着安娜以表达他的喜悦，就好像安娜与这座“瓶屋”有什么联系似的。随后我们离开返回汽车。

我从侧窗向外望去，窗外的景象就像电视风景片。我们抵达城市标界之前，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什么也没记住。标界的标志就是一块牌子，一面写着法语的“欢迎”，另一面写着英语的“欢迎”。牌子上有好多弹孔，它的四周泛着红锈。秋天，狩猎爱好者们把它当作练习射击的靶子，不管人们换了多少块牌子，不管人们给它涂上多少层油漆，弹孔照样重现不误，好像它们不是被子弹打出来的，而是由于其自身基因或染上疾病才长出来的，就像霉菌或疖子一样。乔想把这块牌子也给拍下来，大卫急忙阻止他：“别，别，有意思吗？”

至此，我们已进入我家乡的地界了，那是一块陌生的地域。我

的喉咙开始发哽，因为当我发现人们说的什么进入我的耳朵而我听不懂时，我的喉咙会自然而然地发哽。相反，装聋作哑倒是比较容易的。当人们向你索要两角五分硬币时，他们就会把卡片塞给你，上面是手写的字母。可即便如此，你也得学会辨别他们的拼写。

前方扑鼻而来的是锯木厂的味道，院子里堆放着一堆一堆的木屑和码放整齐的木板。造纸用的木料被运到各地的造纸厂，较大的原木在河里被绑成水栅状，原木连在一起形成一个巨大的圆圈，中间漂浮着散状的原木。这些原木将通过高架滑木道运进锯木厂，这一点没什么变化，还是老样子。我们的汽车在高架滑木道下驶过，然后七拐八拐地驶进这个仅有一座锯木厂的小镇。镇子里的公共花坛摆放得井然有序，中间矗立着一座十八世纪样式的喷泉，还有几尊石凿的海豚和一个面部缺损的小天使。小天使看起来是模仿的，或许是临摹真的天使呢。

安娜说：“哇，多么漂亮的喷泉啊！”

“那家锯木厂建造了这座喷泉。”我对他们说。大卫说了句“可恶的资本主义假冒伪劣”，随后又吹起了口哨。

我要他向右转，于是他便把车拐了过去。那条路应该在这儿的，可一块歪歪斜斜的上面涂有方格的大木板横在面前，路给堵死了。

“现在怎么办？”大卫问道。

我们没带地图，因为我认为我们用不着地图。“我去问问路，”我回答他。于是他把车倒回去，沿着主街向前开，一直开到街角一

家出售杂志和糖果的杂货店。

“你是指那条老路吧？”店里的那个女人略带口音地回答说。“那条路已经不通了，有好几年了，你们得走新路。”我买了四个香草味的蛋卷冰淇淋，只问路不买点东西可不太好。那女人用一把铁勺子从一个硬纸筒里往外挖冰淇淋。从前，冰淇淋用纸卷包着，吃的时候像扒树皮那样把纸撕掉，然后用拇指把短短的冰淇淋柱捏成圆锥状。显然，这老办法已经过时了。

我回到车上告诉大卫新的行车路线。乔说他更喜欢巧克力味的冰淇淋。

一切都与从前不一样了，我竟然不认得路了。我用舌头舔着冰淇淋，仔细地品尝它的滋味，人们现在往冰淇淋里添加海藻了。突然，我开始颤抖起来，为什么道路都不同了？他不应该允许他们这样做的，我想要立即倒车返回城里去，不再查寻他到底怎么样了。我简直就要喊叫起来，这可太可怕了。要是我真的喊叫，他们不知如何是好，我也会不知所措。我猛地咬了一大口冰淇淋，一时间我感到全身麻木，我的脸感到刀割般的疼痛。麻醉是一种骗术。如果感到刺痛，那就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疼痛。我恢复了正常。

大卫吃完蛋卷冰淇淋，把带有纸箱子味的蛋卷根扔到车外，然后发动起汽车。我们驶过一片当年开发小镇才扩展的地段。新建的四方形平房，除了粉红色和淡蓝色的边廓以外，与城市里的差不多，再往前一点有几座长方形的棚户屋，是用沥青纸版和刨光的木板搭成的。一群小孩正在权作草坪的泥地上玩耍，大部分孩子的衣服都十分宽大，他们看起来又矮又小。

“他们肯定在这里播下了太多的情种，”安娜说，“瞧，那是一座教堂。”然后她又补充说，“我的用词不算过分吧。”

大卫说：“真正的北方是强悍和自由的。”

那些房子的另一头，两个年龄稍大一点的孩子，满脸黝黑，双手拎着听罐，向汽车奔了过来，里面大概是山莓之类的野果。

我们驶向加油站，那个女人说我们应该从这儿向左拐。突然，大卫兴奋地大叫一声：“噢，快看呀。”随即他们一个个跳下车，好像要是跑得不快那东西就会消失似的。他们兴冲冲地想看的是油泵旁平台上三只剥制的驼鹿，它们披着人的衣服，后腿用金属丝支撑固定着。雄驼鹿披着军用雨衣，嘴里叼着一根烟斗；母驼鹿身穿印花女装，头戴花帽；旁边的小雄驼鹿套着一条短裤和一件条纹运动衫，头顶棒球帽，手擎一面美国国旗。

安娜和我紧跟过去。我走到大卫身后对他说“要不要给车子加点儿油”，他不该不付钱就去拍摄驼鹿，就像这里的洗手间，它是招揽顾客的。

“噢，瞧，”安娜兴奋地喊着，一只手捂住了嘴巴，“屋顶上还有一只。”果然如此，一头小雌驼鹿身穿一条有褶边的短裙，头上扎着一根淡黄色的小辫，一只蹄子撑起一把小红伞。显然，他们也看到了。穿着衬衣的加油站主人，站在厚厚的玻璃窗后面，透过上面那层灰尘，阴沉着脸看着我们。

我们再次回到车上，我似乎在为自己辩解着什么：“从前没有这些东西。”安娜摇了摇头，我的声音听起来一定有点儿怪。

“在什么以前？”她问道。

这条新铺的路很直，双行道中间划有一条标线。路的界标已经开始出现，路边竖立着零星的几个广告牌，还有一座十字架，上面有木雕的耶稣像，耶稣的肋骨凸出，一个外来的神，可在我的眼中它依然与往常一样显得十分神秘。耶稣像下面有几个果酱坛子，里面插着鲜花，有雏菊和红魔画笔菊，还有可以晒干的白花，这是印第安人式的铭文，永恒千古。这儿一定发生过交通事故。

从前的老路不时地横陈在我们面前。路面很脏，到处都坑坑洼洼，道路依地势而筑，一会儿爬坡，一会儿下坡，有时还绕着悬崖和石砾而行。过去人们总是得尽可能快地通过这一危险路段。他们的父亲对这里的路段了如指掌，（他说）就是蒙上眼睛也能走出这条路。他们似乎经常真的这样行车，掠过标有“小村庄”的路牌，从有如升降机般陡峭的崖边疾驰而下，擦过岩石断面，“靠右行驶”，喇叭高鸣，坐在车里的人紧紧地抓住车把手或什么东西，可他们还是感到越来越晕，他们的母亲早已准备好的救命药片丝毫不管用，最后他们总是眼花缭乱地在路旁呕吐，路旁长着蓝色的翠菊和粉色的火草。当然，如果他停住车，你有时间把头伸出窗外呕吐；要是他停不住车，你就得把脏物吐到纸袋里去，他总是未雨绸缪，以防万一；如果他很着急的话，车子根本就不停。

这可不太好，我不能把他们称作“他们”，好像他们是别人家的成员：我必须遏止自己，不再讲述这个故事了。可看到那条老路在不远的前方蜿蜒起伏，穿过林子（蔓延的野草和小树使车辙和道路变得模糊不清，不久就会消失），这景象让我不自觉地把手伸进包去抓我早已准备好的晕车药片。然而，这药片不再有用，这条

新辟道路的前方路段已经变成了砾石路, (“上次肯定是人搞错了,”大卫开玩笑地说。)车后卷起尘土,那熟悉的尘土味与汽油和汽车坐垫散发的气味混杂在一起。

“我记得你说过这段路会很糟糕,”大卫回头对我说,“其实这路一点也不糟糕。”我们差不多快到村庄了。两条路在这里交汇,路面更宽了——岩石被炸开,树木连根拔起,根须暴露空中,针叶变得发红——我们驶过平整的崖面,那上面被多次刷上选举口号,有的变淡了,有的已经看不清了,还有一些是刚刚刷上的黄色和白色的标语:“投高得特一票吧!”“投奥布莱恩一票吧!”此外,上面还涂有心形图、首写字母、单词和广告,诸如“色拉达茶叶”,“蓝月山庄距此半英里”,“自由的魁北克”,“去你妈的!”“请喝冰镇可口可乐”,“基督救世”,等等。形形色色的要求,各种语言的杂烩。要是用 X 光透视它们的话,人们就可通晓这个地方的全部历史。

他们在欺骗人,我们出乎意料地顺利抵达这里。我感到被剥夺了什么,好像只有遭受痛苦和折磨的旅程后我才能够真正地抵达这里。我们第一眼看到的湖光景色,确实是应该透过泪水和经过呕吐的晕迷才算得是真正地看到,就像只有赎罪以后才能看到蔚蓝和清爽一样。

第二章

我们的汽车疾驰冲下最后一个山坡，车下蹦起的石子发出砰砰的声响。突然，前方冒出一个本不该出现的东西，一块招牌映入眼帘，上面写着“汽车旅馆”和“啤酒酒吧”。人们甚至使用了霓虹灯，可效果并不明显。门前没什么车辆停靠，“空房”的牌子高悬空中。与其他便宜的汽车旅馆一样，它的外表也是用拉毛水泥抹的，还装上了铝门。但它周围的泥土仍很夯实，处于原始状态，没有被路旁的野草淹没。

“我们去喝几杯吧。”大卫对乔说，边说边把车开了过去。

我们朝酒吧门口走去，突然我停下脚步，这是躲开他们的最佳时机，于是我说：“你们先进去喝点啤酒或别的什么，我大约半小时后回来。”

“好的，”大卫答道。他深知不该多问。

“要我一起去吗？”乔搭讪着问我。当我回答说不必要时，他那满是胡须的脸竟然泛起光来，一副石头落地的样子。他们三个消失在酒吧的纱门后，我独自一人沿着山坡走了下去。